

《爱乐》前主编推出5卷本文集邀读者一起“听音乐” 回顾音乐普及路

刘雪枫 音乐普及追求低效和持续性

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刚刚落幕，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又在北京玩了一场走进社区的行为艺术，最近几天，多明戈又来了——古典音乐和世界名团，对北京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在5月20日，时尚廊新书首发的那一晚，推动和见证了北京古典音乐发展的刘雪枫回顾自己这些年在国内普及古典音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却失眠了。“人生仍有太多的不自由，也许只有音乐中才有这种自由。”

刘雪枫担任过三联《爱乐》主编，《人民音乐·留声机》主编，定期在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等地举办艺术普及、音乐欣赏讲座，最近刚刚推出一套五本的“跟刘雪枫听音乐”。他亲眼看着世界级名团引入中国、北京成为世界级舞台、热爱古典音乐的人们一点点在身边聚拢。但是，遗憾依然太多，他期待更好的市场，更好的观众，更好的古典音乐氛围。



刘雪枫 音乐评论家，曾任三联《爱乐》主编，《人民音乐·留声机》主编，著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音符上的奥地利》等书。现定期在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广州大剧院、深圳音乐厅等地举办艺术普及、音乐欣赏讲座。一套五本的“跟刘雪枫听音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音乐市场

多明戈已经过气了，但能卖出高价

新京报：赖布莱希特的《谁杀死了古典音乐》讲述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整体没落，索尼和环球唱片公司的古典部多次被裁并。你2003年起在国内普及古典音乐，如何看待这一大势？

刘雪枫：我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今天，经济、互联网和高科技增长，人文精神衰减，但是我认为美好事物不可能消亡，消亡的只是产业的现象和环境。物质在得到满足后，人们还是会重新找精神补充。西方古典音乐界一度认为希望在中国，因为我们有庞大市场，这观点是盲目的。我们用一两年走完了十年该走的路。中国古典乐团硬件已经很强。但听众还没有培养起来，一切只是数字。很多演出在西方爆满，在中国的上座率只有一半。比如在世界上一度数一数二的阿姆斯特丹乐团上座率只有七成，伦敦交响乐团上座率只有八成，在国外，票在三个月前可能就定光了。中国人更多是奔着名气来，

比如多明戈，在国外已经过气了，在中国就能卖出高价。

新京报：其实流行乐也如此，黑胶唱片慢慢成为奢侈收藏品，人们听古典音乐到底是为了标榜高雅，还是内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当下市场和心理是否并没有那么健康？

刘雪枫：古典音乐注定是小众的，但是，所有具有责任感、有担当能力的人都需要健康健全的心灵，健康心灵离不开审美，包括古典音乐。如今，中国很多有钱人看似对艺术品感兴趣，大多不是因审美目的，而是投资保值考虑。在古典音乐领域，只因钱需要投放，很多有钱人开始收名琴。小提琴在这一百年没跌过价，上世纪初几万美元的琴现在能卖到上亿美元。这对投资人很有吸引力，可如果不懂琴不爱琴，琴在手里是死的。西方名家收琴最终用于音乐事业，不是放在博物馆，而是拿来组织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把琴交

给他使用，然后保险公司来做投保，这样琴就有了新的生命。可在国内，还看不到这样对音乐的良性循环系统。

新京报：你还提出过一个观点，欣赏古典音乐不该讲究门槛，一开始就听最好的，不存在循序渐进的过程，该怎么理解？

刘雪枫：很多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入门的人最后都厌恶了古典音乐，因为他们仅仅是把音乐当成技术。能爱上古典音乐的音乐家是幸福的，我欣赏喜欢听唱片的音乐家，提起行业的大师和唱片版本如数家珍，这种人从古典音乐吸取的营养非常丰富。欣赏古典音乐的美没有入门与否，深浅与否，古典音乐就是要听最好和最感人的。不仅是情感，感官上也能刺激你的汗毛孔和肾上腺素，让你热血沸腾。这样的音乐是存在的，贝多芬的某些章节，瓦格纳，舒曼，勃拉姆斯，马勒，等等。好音乐是天地人的结合，能把你拓宽。

音乐现场

越是世界级的名团，越不敢在中国听

新京报：从你办《爱乐》杂志到现在，国内的古典音乐发展的态势有什么变化吗？

刘雪枫：其实政府为古典音乐付出很多，但执行效果有很大问题。问题出在人身上，需要协调关系让效果最大化。现在各地斥上亿巨资来建大剧院，来了很多世界级的乐团。但是包括观众预期，素质，各方面都还不到位。大家都在抨击对古典音乐的附庸风雅，我觉得这个时代附庸风雅的人还是太少，附庸风雅的人多了，再经过很好的引导，古典音乐才有救。

新京报：古典音乐引入国内有什么阶段性的重要事件？

刘雪枫：第一个节点是1996年，被称为中国交响乐年。文化部引入了十几支著名的世界级交响乐团；第二个是2000年，北京国际音乐节进入商演的第二个年头，中国爱乐乐团的诞生。那一年北京的音乐舞台也是琳琅满目，音乐节期间来了好几个世界级的交响乐团，我当时在《爱乐》杂志，每一场都买票。第三个是2007年底国家大剧院建成，没有国家大剧院，中国

真不能算世界舞台。大剧院一年365天都有演出，演出量已经不在伦敦，纽约，柏林，维也纳之下，比巴黎还厉害。北京现在绝对是世界名团梦想的世界舞台。国际音乐节年年举办，带来职业化、国际化和专业化，我们是拿来主义，要拿就拿最好的。问题是国际名家名团的密度太大。第一年爆满，慢慢的上座率越来越差，大剧院的人总在问我，现在还有谁可请吗？满汉全席天天吃也不行。

新京报：这些视中国为世界舞台的外国名团认可中国听众的艺术鉴赏力吗？

刘雪枫：我们还差得远。现在越是世界级的人和名团，我越不敢在中国听，宁可去国外听现场。台上台下的水准都跌了六七成。一是物理空间条件差，简单排练，没有状态；二是国内的观众席还没达到标准，观众欣赏的素质和层次参差不齐，古典音乐对我们的观众是陌生的。怎么欣赏，怎么感受，都还没有进入状态，台下一个不合时宜的掌声和手机铃可能就把古典音乐现

场给搅了。

新京报：如你所见，我们的鉴赏素质要达到百年乐团所培养的观众基础，要磨合多久？

刘雪枫：这个不能着急，我在古典音乐普及方面追求低效但是有持续性，网络上传我讲座的视频，我很反感，因为看视频没有用，要感受现场气氛才行。我宁可一次影响两三百人，宁可去给一张白纸的孩子讲古典音乐。大家得到的东西很缓慢但是真实。我和北京爱乐乐团的余隆先生说过，古典音乐的将来要和阅读挂钩，阅读群体比欣赏音乐的群体大得多，而且喜欢阅读的人一定喜欢古典音乐，要真正深入心灵，古典音乐才有生命力。不仅是观众，我们本土的硬件也不差，如今北京随便一个交响乐团每年的演出都上百场。足以养活自己且活得很好，但是，音乐家如何理解音乐，如何衡量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里个人的收入状况？职业素养和职业态度究竟如何？是否真诚去呈现了音乐？

本版采访
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